

《山海经》中的昆仑区

顾颉刚

本文是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遗作。顾先生生前一再叮嘱助手从他的未刊文稿中选出一篇送交本刊，现检出《〈山海经〉中的昆仑区》一文在本期发表。

《山海经》是一部幸免于西汉儒者改窜的古书，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一部最早的地理书。书中保存着神话传说和古代地理两个方面的记载，反映了当时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意识，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。该书最早记载的关于昆仑的传说，是古代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个大问题，通过它可以寻出一部分中国古代文化的来源。作者在本文中按照“以《山海经》还《山海经》”的原则，根据该书所记载的材料，经过翔实的考证，论述了昆仑区的地理和人物是从西北传入，其人物是西北民族的想象力所构成，其地理含有西北的实际背景，但不能实定其确切的所在。

作者顾颉刚（一八九三—一九八〇），一九二〇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。曾任厦门、中山、燕京、云南、齐鲁、中央、复旦、兰州、震旦等大学教授，中央研究院院士，北平研究院研究员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。主要著作汇编于《古史辨》中。

本文头绪较繁，特作提纲，以醒眉目：

(甲) 昆仑区东部

1. 崇吾之山(夸父逐日故事)
2. 长沙之山
3. 不周之山(共工触不周山及振滔洪水故事、禹杀相柳及布土故事)
4. 崆山(黄帝食玉投玉故事、稷与叔均作耕故事、魃除蚩尤故事)
5. 锺山(鼓与钦鴆杀葆江故事、烛龙烛九阴故事、流沙外诸国)
6. 泰器之山
7. 槐江之山(建木若木故事、恒山与有穷鬼、瑶水)

(乙) 昆仑区本部

- 1.《西次三经》之昆仑之丘(四水)
- 2.《海内西经》之昆仑之虚(羿杀凿齿、奭麻等故事、六水与东渊、巫彭等活奭麻故事)
- 3.《大荒西经》之昆仑之丘(弱水之渊、炎火之山)
- 4.《淮南·地形》之昆仑虚(洪水渊薮、增城、疏圃、昆仑三级、太帝之居、四水)

(丙) 昆仑区西部

1. 乐游之山
2. 流沙及羸母之山
3. 玉山(西王母与三青鸟故事、姮娥窃药故事)
4. 轩辕之丘(黄帝娶嫫祖故事、轩辕国)
5. 积石之山(禹积石故事、夸父弃杖为邓林故事)
6. 长留之山
7. 章莪之山
8. 阴山
9. 符惕之山
10. 三危之山(窜三苗于三危故事)
11. 骊山(老童、祝融、重黎的故事)
12. 天山(汤谷帝江、帝鸿与浑沌故事)
13. 泐山
14. 翼望之山

中国的古书在西汉时作过一回大整理。自从汉武帝提倡儒术以后，儒家和阴阳家的思想成了正统派。他们要统一思想，所以就改窜古书，即使不改窜本文，也用他们的思想注释，以使后来的读者受他们的启示而走到正统的路上。因此，我们今天要用客观的方法整理中国古代历史和古代思想时非常困难，处处是荆棘和葛藤，想一一清除不知要历多少年代。然而，有一部很重要的古书却幸免于改窜，或改窜得很少，使我们得以认识古代正统派以外的真面目，这就是《山海经》，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地理书中最早的一部。所谓地理，只是说它记载的是在当时人的观念中看作地理的现象而已，或真或不真都未可知。不过我得郑重地声明一句：就是不真的事实也必定是真的想象和传说。只要是真的想象和传说，就可以反映当时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意识，在研究上有极大的价值。但是，还须指出，这部书虽是没有(或少有)经过正统派的改窜和曲解，要读通它还是够困难的。

我以为，读这部书时应注意如下三点：

第一，这是一部巫术性的地理书。在神权时代，智识界的权威者是巫，他们能和天神交通，能决定人类社会的行动，能医治人们的疾病，能讲述古今中外的故事。他们上天下地无所不通，口含天宪无所不言，所以会有离开真实很远的假想。但因他们在那时究竟是智识最丰富的人物，所以他们对于历史、地理、生物、矿物确也有些真实的认识。在他们的头脑里，真中有幻，幻中有真，所以由他们写出的《山海经》也是扑朔迷离，真幻莫辨；要做分析真幻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。我们现在读它，必须顺着它的巫术性，而不要处处用事实的眼光去看，才可显出它的真价值来。

第二，这部书本来是图画和文字并载的，而图画更早于文字。在《海经》里最可看出这种情形。例如：

“长臂国，……捕鱼水中，两手各操一鱼。”^① 捕鱼所得或多或少，决不会次次“两手各操一鱼”，这显得图上如此，文字就依照图画写了。又如：

“夔夔，龙首，居弱水中，在狴狴知人名之西”。^②

这一定是图上画了个猩猩，旁写“狴狴知人名”五字，在它右面有一个龙首的夔夔，所以作经的人记了这条。又如：

“犬戎国，状如犬。有一女子方跪进杯食。”^③

这当然是图中有些犬形的人据了上坐，下面跪着一个进食的女子，标题为“犬戎国”，因为他们正在吃饭，所以写了一个“方”字。我想，《山海图》正像过去流行的《推背图》一样，或多或少，或先或后，随了画手和装手而有不同，作经的人又喜欢加入些主观想象的成分，以致弄得愈来愈混乱。如果旧图还在，我们自可集合起来对勘整理；今则图已无存，只好从文字中摸索，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多倚赖郭璞《注》，因为郭氏著书时是参考《山海图》的，他可以给我们一点引导。

第三，这部书的作者虽然不是一人，但其内容却是连贯的。当时必是《山经》有一总图，而作经者割为南、西、北、东、中五部，又各以分量的多少划分为数篇，总计得二十六篇；每篇有始有终，合起来成一整体。《海经》也有一个总图，另一个作经者就其远近，割为《海外》、《海内》两部，再各分为南、西、北、东四篇；可是作者没有用心，多钞图画，毫无贯串，成了一部低手的著作。还有一人也为《海图》作经，割为《大荒》、《海内》两部，《海内》没有再分，《大荒》则再分为东、南、西、北四篇；这位作者比上面一个高出一筹，叙述较详。所以，《海经》实在是两部同一对象的书的合编；其中再有“一曰”的附录，则是刘秀（即刘歆）的校记，证明他在编集的时候曾见很多本子，而他收入的则是异同特甚的两本。山与海既是两图，又是两经，《海经》又分为《海外》和《海内》两部，猛一看来，好像当时就远近次第画作三圈：《山经》讲的是本国

① 《海外南经》。

② 《海内南经》。

③ 《海内北经》。

地理,《海内经》是本洲地理,《海外经》是世界地理。细细比较,方知并无这等严格的区别。不但《海外》和《海内》没有清楚的界线,即《山经》与《海经》也像犬牙一般的交错。即如我们现今讨论昆仑问题,这座大山在《山经》里有,在《海内经》里有,在《海外》和《大荒》经里也有。许多人不了解《山海经》有整体性,受了它分篇的名词的蒙蔽,以为在图和经里,这几个昆仑山不在一处,便说“海内昆仑”怎样,“海外昆仑”怎样,这是大误。再进一步说,不但远近的分界要打通,连东南西北的方向也要打通,因为作经的人所据的图本不同,各种图本的画手不同,经中的方向是很容易错误的。因此,我们现在读它,应当时时注意它的整体性,把各篇打通了研究。

明白了这三点之后,我们对于《山海经》在保存神话传说和认识实际地理两方面的功绩可以接受,它的混乱错误之处也可以谅解。用清代学者的术语来说,这就是“以《山海经》还《山海经》”,而不是要在它里边找取科学性的地理知识,也不是想用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来对它作评判。

昆仑,在中国许多古书里,《山海经》是最先的记载。它在《山海经》中是一个有特殊地位的神话中心,也是一个民族的宗教的中心,在宗教史上有它的永恒的价值。昆仑的地点是偏西的,所以在《山经》里列在《西次三经》,在《海经》里列在《海内西经》和《大荒西经》。它的方位既在西,我们就不难猜测它是哪一族的神话和宗教之所萃了。

《海经》所记的昆仑杂乱得很,《山经》则叙述甚有次序,可以看出它和附近诸山川的关系。我们现在从这书中整理昆仑材料,就以《西次三经》为主,——因为这一经是以昆仑为中心的,可以称为“昆仑区”;——并略加解释,而把本书别篇及他书的材料补充在各条之下,使得读者容易看出它的整体性来。因为材料较多,我们划分三部分来讲:

(甲) 昆仑区东部

“《西次三经》之首曰崇吾之山,在河之南,北望豕遂,南望番之泽,西望帝之搏兽之丘,东望螭渊。……有兽焉,其状如禺而文臂,豹虎(?)而善投,名曰举父。……”

这一《经》是从东往西的,可是不知道它的东头在何处。这条所引的地名,除河以外都不可知。既说“在河之南”,想来当在皋兰以上,因为如在河套之南即当列入《北山经》了。《山海经》里的帝都是上帝,丘名“帝之搏兽”,即为上帝狩猎之山。“举父”,郭璞《注》:“或作‘夸父’。”夸父一名,经中常见。《大荒北经》说:

“夸父不量力,欲追日景,逮之于禺谷,将饮河而不足也;将走大泽,未至,死于此。”禺谷,郭《注》:“禺渊,日所入也。今作‘虞’。”是夸父逐日已快到日落之处,又道渴饮河,可能与崇吾山近。

“西北三百里曰长沙之山。泚水出焉，北流注于泐水。无草木，多青雄黄。”按此山见《穆天子传》。穆王自重繇氏东行，经过这里；自此以后，到文山取采石，恐即所谓“青雄黄”。毕《注》以为青是一物，雄黄又是一物^①，或然。

“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。北望诸毗之山，临彼岳崇之山。东望泐泽，河水所潜也，其原浑浑泡泡。爰有嘉果，其实如桃，其叶如枣，黄华而赤拊，食之不劳。”

《大荒西经》也说：

“西北海之外，大荒之隅，有山而不合，名曰不周负子。有两黄兽守之。”为什么这座山合不拢呢？这有一个大故事在里头。相传古代有一回大洪水，把大地都淹了。洪水的起因，就为共工在这不周山上闯了一次空前绝后的大祸。《淮南·原道》说：

“昔共工之力，触不周之山，使地东南倾，与高辛争为帝，遂潜于渊，宗族残灭，继嗣绝祀。”

《淮南·天文》又说：

“天受日月星辰；地受水潦尘埃。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，怒而触不周之山，天柱折，地维绝。天倾西北，故日月星辰移焉。地不满东南，故水潦尘埃归焉。”天和地本来是很平整的，不幸共工为了和颛顼（或高辛）争做上帝，他生气了，碰了一下不周山，那知他力气太大，顿使天地失掉了平衡，于是天崩了西北角，地塌了东南角，洪水就大发了。《淮南·本经》又说：

“舜之时，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。龙门未开，吕梁未发，江淮通流，四海溟泽；民皆上丘陵，赴树木。舜乃使禹……平通沟陆，流注东海。鸿水漏，九州乾，万民皆宁其性。”

共工这个罪魁祸首，他闯的祸真不小，所以禹受命平水，第一件事就是打掉共工。《大荒西经》云：“有禹攻共工国山。”这一座山以“禹攻共工国”为名，显见他们必有一场恶战，可惜《山海经》的作者没有记下这次战争。不过共工虽失记，而他的臣子被禹所杀的却有两段记载。《海外北经》道：

“共工之臣曰相柳氏，九首，以食于九山。相柳之所抵，厥为泽谿。禹杀相柳，其血腥，不可以树五谷种。禹厥之，三仞三沮，乃以为众帝之台，在昆仑之北，柔利之东。相柳者，九首，人面，蛇身而青；不敢北射，畏共工之台，台在其东。台四方，隅有一蛇，虎色，首冲南方。”

《大荒北经》同样记这件事而稍异其文：

“共工臣名曰相繇，九首，蛇身，自环，食于九土。其所歛所尼即为原泽，不

^① 见《中次四经》。

辛乃苦，百兽莫能处。禹湮洪水，杀相繇，其血腥臭，不可生谷。其地多水，不可居。禹湮之，三仞三沮，乃以为池。群帝是因以为台，在昆仑之北。……有共工之台，射者不敢北乡。”

共工的力气大得可使天崩地塌，他的臣子虽然不及他，但也能在地下一碰马上成一个泽谿。可是这泽谿里的水，因为他是蛇身，所以是腥臭的，五谷也不能种，百兽也不能居。无可奈何，只得堆起土米，替许多上帝筑台，如《海内北经》说：

“帝尧台、帝喾台、帝丹朱台、帝舜台，各二台，台四方。在昆仑东北。”

上述几位，在《山海经》里都是上帝，但在中国的古史里则都成了人王。这些台在柔利东，柔利是《海外北经》里的一个国。凡相柳所碰触的地方都成了泽谿，其地在昆仑之北，如果昆仑在青海境，那些泽谿似乎即是柴达木沮洳地了。

禹打倒共工之后，第二件大事就是平治洪水，他的平治方法是在水上铺起土来。《海内经》说：

“洪水滔天。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，不待帝命。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。鲧复生禹。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。”

什么叫“息壤”呢？郭《注》说：“息壤者，言土自长息无限，故可以塞洪水也。”息是生长的意思。息壤是一点土苗，丢在洪水里，它就能自生长，无限的扩大，所以会把洪水区域完全填平了。这就是所谓“布土”。《诗·商颂·长发》说：“洪水茫茫，禹敷下土方；……帝立子生商。”“敷”，就是布。这是说在洪水茫茫的时候，禹从天上降下来布好了土地，上帝就命自己的儿子到地上建了商国。禹的布土，不但用息壤，还有“息石”。《开筮》（即《归藏启筮》）说：“滔滔洪水，无所止极，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。”^①想来息壤是生长泥土，息石是生长石块的，这是平地与山陵的区别。在滔天的洪水里，将自生自长的息石息壤投下，把灾区填高，这个方式本没有错，只是鲧太性急，等不到上帝发命令，就自己去偷窃行使，虽是救灾心切，毕竟手续不合，所以上帝杀了他，叫他的儿子禹再去布土，洪水就完全平息了。

《淮南·地形》记昆仑上，“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”，可见不周山在昆仑的北面。在不周山上可以望见河水所潜的渤泽，从张骞的话看来很像是盐泽（新疆的罗布淖尔）。不过我很疑心，这是不是汉人因为张骞的话而加进去的呢？如果不是，那么，这渤泽会不会是星宿海呢？这里所出的桃类的果子特别好，《汉武故事》里所说的“王母种桃，三千岁一著子”的故事，是不是缘此而生的呢？这都是可以研究的问题。

“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崆山，……丹水出焉，西流注于稷泽。其中多白玉，是有玉膏，其源沸沸汤汤，黄帝是食是飧。是生玄玉，玉膏所出以灌丹木，丹木五岁，五色乃清，五味乃馨。黄帝乃取崆山之玉荣而投之鍾山之阳。瑾瑜之玉为良，

① 《海内经》郭《注》引。

坚〔粟〕〔栗〕精密，浊泽而有光，五色发作以和柔刚，天地鬼神是食是飧，君子服之以御不祥。”

这一段是绝好的韵文，把玉的品性和它的效用都描写了出来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，玉是可以种的（黄帝投之锺山），可以开花的（玉荣），它的德性可和柔刚，颜色能发五彩，在源头时热气蒸腾，涌出来就成为膏而可食，挂在身上也可御不祥，浇到树上又成了最好的肥料（灌丹木），正像人参汤一般，成为万应的灵药。玉是昆仑区的特产，所以在崆山一条里说得这般详尽。崆，音密，所以《穆天子传》郭璞《注》和《文选·南都赋》李善《注》均引作“密山”。《尔雅·释地》：“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”，郝懿行的《义疏》道：

“姚元之曰：‘和闾之西南曰密尔岱者，其山绵亘不知其终。其山产玉，凿之不竭，是曰玉山。山恒云，回民挟大钉巨绳以上，凿得玉，系以巨绳锤下。其玉色青。今密尔岱即古昆仑虚矣。’”余按此玉青色，即璆琳也。按密尔岱山在今新疆莎车县南，离汉武帝所定的昆仑不远，这和崆山非常巧合，但是不是呢？

稷泽，郭《注》道：“后稷神所凭，因名云。”按《海内西经》说：

“后稷之葬，山水环之，在氐国西。”

又，《海内经》也说：

“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，后稷葬焉。……爰有膏菽、膏稻、膏黍、膏稷，百谷自生；……灵寿实华，草木所聚。”

这可见后稷葬地偏在西陲，为当时人所注重；而且美谷自生，草木自聚，成为昆仑区中的圣地。这因后稷本是种植谷类的神，有了他才可使人民有正常的饭食，自当特为敬重。《大荒西经》说：

“有西周之国，姬姓，食谷。有人方耕，名曰叔均。帝俊生后稷，稷降以百谷。稷之弟曰台玺，生叔均；叔均是代其父。及稷播百谷，始作耕。”

又《海内经》云：

“后稷是播百谷。稷之孙曰叔均，是始作牛耕。”

叔均是后稷的好帮手，他又有始作牛耕的大功，无论他的辈分怎样，他总是后稷的一族。可是为了稷葬在昆仑区，弄得西周国也移到了西荒中。

提到叔均，《山海经》里还有一个他的重要的故事。《大荒北经》说：

“有人衣青衣，名曰‘黄帝女魃’。蚩尤作兵伐黄帝，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。应龙蓄水，蚩尤请风伯、雨师，纵大风雨。黄帝乃下天女曰魃，雨止，遂杀蚩尤。魃不得复上，所居不雨。叔均言之帝，后置之赤水之北。叔均乃为田祖。魃时亡之。所欲逐之者令曰‘神北行’先除水道，决通沟渎。”

又同经：

“有锺山者，有女子衣青衣，名曰‘赤水女子〔猷〕〔魃〕’。”

这是说蚩尤作乱，黄帝和他斗法。先派应龙去打，可是蚩尤有风伯、雨师相助，把应龙所蓄的水一齐散为大雨，应龙失了他的武器，抵抗不住。黄帝又派天女魃去，她是旱神，雨停了，蚩尤被杀了。可是黄帝虽然胜利，而魃不能再上天，地下就经常大旱。这位始作牛耕的叔均着急得很，请于黄帝，把她远远安置在赤水之北，中原才有收成，叔均做了田祖。赤水之北是哪里呢？我猜想，不是河西，便是新疆，那边的雨量是很少的，一年不过一百公厘左右，所以该是这位旱神的住处了。早了必求雨，下雨的事仍是应龙管的。《大荒东经》道：

“大荒东北隅中，有山名曰凶犁土丘。应龙处南极，杀蚩尤与夸父，不得复上，故下数旱。早而为应龙之状，乃得大雨。”

又《大荒北经》道：

“应龙已杀蚩尤，又杀夸父，乃去南方处之，故南方多雨。”

奇怪得很，杀了蚩尤之后，旱神不得上天，雨神也不得上天，弄得西北常旱，南方常雨，气候这样的不平均！这次战事虽在冀州之野，但发动则在昆仑区，后来魃所常住的地方（赤水和锺山）也在昆仑区，所以仍是昆仑区中的故事。又《大荒南经》道：

“有宋山者，……有木生山上，名曰枫木。枫木，蚩尤所弃其桎梏。”

郭《注》：“蚩尤为黄帝所得，械而杀之；已摘弃其械，化而为树也。”在这一条上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蚩尤没有死在战场，他是为黄帝所生得而处死的。

“自崆山至于锺山，四百六十里，其间尽泽也。是多奇鸟、怪兽、奇鱼，皆异物焉。”

这句话很可注意，在这昆仑区的东部尽是湖泊（泽），这引诱我们联想到青海省的东部的特征，有青海、盐池及都兰、柴达木、哈拉、托索诸湖，情况恰好相合。这是不是呢？从崆山到锺山，这里写“四百六十里”，下文写“四百二十里”必有一误。

“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锺山。其子曰鼓，其状如人面而龙身，是与钦鴳杀葆江于昆仑之阳，帝乃戮之锺山之东曰瑶崖。钦鴳化为大鸮，其状如鸮而黑文、白首、赤喙而虎爪，其音如晨鹤，见则有兵。鼓亦化为鸮鸟，其状如鸮，赤足而直喙，黄文而白首，其音如鸮，见即其邑大旱。”

锺山的神鼓和另一神钦鴳不知为了什么冤仇，在昆仑附近杀了葆江（或作“祖江”），上帝罚这两神，把他们杀了，他们的灵魂变作两头大鸟，谁看见了它们，就要犯兵灾和旱灾。这个故事可惜书上不曾有详细的记载，别的书里也没有提到，竟使昆仑神话无法恢复，怪可惜的。《庄子·大宗师》说：“堪坏得之以袭昆仑”。经清人考证，即是钦鴳，可见钦鴳在昆仑区的地位的重要^①。

① 顾颉刚：《〈庄子〉和〈楚辞〉中昆仑和蓬莱的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一九七九年第二辑。

鍾山这个名字,《海外北经》也说及:

“鍾山之神名曰烛阴,视为昼,暝为夜,吹为冬,呼为夏;不饮,不食,不息,息为风。身长千里。……其为物:人面,蛇身,赤色,居鍾山下。”

《大荒北经》中也有类似的一条,云:

“西北海之外,赤水之北,有章尾山。有神人面,蛇身而赤,直目正乘,其暝乃晦,其视乃明;不食,不寝,不息,风雨是谒,是烛九阴,是为烛龙。”

这两事极相像,“鍾”和“章”又是双声,当然是一座山;烛阴和烛龙也当然是一个神。这个神开眼即天亮,闭眼即天阴,一透气即起风,简直就是造物主。

《海内西经》又说:

“流沙出鍾山,西南又南行昆仑之虚,西南入海黑水之山。”

这虽没有述说故事,而地点相合,又使我们知道流沙的起点在这里。鍾山所在,毕、郝两家注都据《淮南子·地形》所说:

“烛龙在雁门北,蔽于委羽之山,不见日。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。”

推定为五原北面的阴山,亦名大青山。可是阴山之东有什么产玉的崆山呢?“头齐脚不齐”,这部《山海经》真没法摆布!《海内东经》道:

“国在流沙中者,埶端玺唤,在昆仑虚东南。(一曰“海内之郡不为郡县,在流沙中。”) ”

这“埶端玺唤”四字,向来注家都解作两国名。日本小川琢治作《山海经考》,以为“玺”乃“皇”字传说,这四字原来当作“埶(端)皇(唤)”,“埶皇”为地名,即敦煌,“端、唤”为注音。刘秀所校一本作“不为郡县”,则《海内四经》当为汉武帝置河西四郡以前所记^①。其说甚是。《海内东经》又说:

“国在流沙外者,大夏、竖沙、居繇、月支之国。”

“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,苍梧在白玉山西南,皆在流沙西,昆仑虚东南。昆仑山在西胡西,皆在西北。”

王国维作《西胡考》,以为《海内经》这一篇中多汉郡县名,是汉人所附益,这个昆仑山即今喀喇昆仑,正是西汉人称葱岭以东之国为西胡的方式。他又说,靛货逻即大夏的对音,大夏本居中国的正北,后乃移至妫水流域。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伯(Strabo)所著书,记公元前百五十年时,靛货逻等四蛮族侵入希腊人所建的拔底延王国,这样看来,大夏的西移仅比大月氏早二十年。所以这里所说“昆仑山在西胡西”,“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”,以及“敦煌在昆仑虚东南”,一定是汉通西域以后所增加,我们可以不管。现在继续把《西次三经》读下去。

“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。观水出焉,西流注于流沙。是多文鳐鱼,状如

^① 见《支那历史地理研究》。

鲤鱼，鱼身而鸟翼，……常行西海，游于东海，……见则天下大穰。”

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云：

“鱼之美者，……藿水之鱼，名曰魮，其状若鲤而有翼，常从西海夜飞，游于东海。”

这位作者该是从这里抄过去的。

“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，丘时之水出焉，而北流注于泔水。其中多羸母。其上多青雄黄，多藏琅玕、黄金、玉。其阳多丹粟。其阴多采黄金、银。实惟帝之平圃，神英招司之，其状马身而人面，虎文而鸟翼，徇于四海，其音如榴。南望昆仑，其光熊熊，其气魂魂。西望大泽，后稷所潜也，其中多玉。其阴多槠，木之有若。北望诸毗，槐鬼离仑居之，鹰鹯之所宅也。东望恒山四成，有穷鬼居之，各在一搏。爰有滹水，其清洛洛。有天神焉，其状如牛而八足，二首，马尾，其音如勃皇，见则其邑有兵。”

这也是一篇韵文。槐江山是上帝（黄帝）的园圃，唤作平圃（平圃，陶潜所见本作“玄圃”，故其诗云：“迢递槐江岭，是谓玄圃丘。”）山上山下，山阴山阳，产物极多。因为它是上帝的天下，所以派一个专神管理。在山上，东面可望恒山，南面可望昆仑，西面望稷泽，北面望诸毗。这诸毗还是不周山上望见的，一路绵延不断，可见其大。昆仑是上帝的下都，所以熊熊的神光照耀达四百里外。

稷泽之中有若木。郭《注》云：“大木之奇灵者为若，见《尸子》。”按《海内经》云：

“南海之内黑水、青水之间，有木，名曰若木。”

《淮南·地形》也说：

“建木在都广，众帝所自上下。……若木在建木西，末有十日，其华照下地。”

可见建木、若木都是最高大的树木，所以许多上帝升天降地时要从建木上下，而每个运行到西极的太阳都要挂在若木的上面。《海内经》既说“都广之野，后稷葬焉”，那么，稷泽的大树应当是建木而不是若木，恐两处中必有一处错误。

恒山，不是现在河北曲阳县的恒山。按《淮南·时则》：

“中央之极，自昆仑东绝两恒山，……龙门河、济相贯以息壤堙洪水之州，……黄帝、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里。”

可见昆仑之东有两个恒山，远的在太行，近的在槐江。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云：

“果之美者，沙棠之实。常山之北，投渊之上，有百果焉，群帝所食。”

《本味》所举的食物多出《山海经》，“沙棠之实”见昆仑丘条。这常山的百果为“群帝所食”，正与《大荒南经》所谓“云雨之山，有木名曰棠，……黄本、赤枝、青叶，群帝焉取药”相同，亦当出《山海经》，今本缺。“常山”字当作“恒山”，后人因避汉文帝讳而改为“常”，地点即在这里。诸毗山为槐鬼离仑所居，恒山为有穷鬼所居，可见在神的阶级之下还有鬼的阶级。我们记得《左传》襄公四年说到“有穷后羿”，知道羿为有穷之

君，那么这些有穷鬼必是羿的部下了。

“瑶水”，毕《注》云：

“当为‘瑶水’。……《史记》云：‘《禹本纪》言昆仑有醴泉、瑶池’，《穆天子传》云：‘西王母觴天子于瑶池’，《吕氏春秋·本味篇》云：伊尹曰：‘水之美者，昆仑之井，沮江之丘，名曰瑶水’，皆此也。”

又从陶潜《读山海经诗》“落落清瑶流”看来，知道本条文字“瑶”当作“瑶”，而“落”当作“落”。

以上昆仑区的东部，计有崇吾、长沙、不周、荃、鍾、泰器、槐江七山，逾长二千零一十里。方向是先朝西北，后向正西。

(乙) 昆仑区本部

《西次三经》里叙了上面七个山之后，讲到昆仑丘的本身。这是我们这篇文字的中心，该得细细地推敲。

“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。是实惟帝之下都，神陆吾司之，其神状虎身而九尾，人面而虎爪。是神也，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。有兽焉，其状如羊而四角，名曰土螭，是食人。有鸟焉，其状如鹳，大如鸳鸯，名曰钦原，盖鸟兽则死，盖木则枯。有鸟焉，其名曰鹑鸟，是司帝之百服。有木焉，其状如棠，黄华赤实，其味如李而无核，名曰沙棠，可以御水，食之使人不溺。有草焉，名曰蓂草，其状如葵，其味如葱，食之已劳。河水出焉，而南流东注于无达。赤水出焉，而东南流注于汜天之水。洋水出焉，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。黑水出焉，而西流于大杆。是多怪鸟兽。”

这是上帝设在地上的都城，所以名为“帝之下都”。可惜作者疏忽，仅仅提到了一个神、五种奇怪的草木鸟兽和四条大水，而没有叙及下都的排场，似乎不够味儿。《尔雅·释丘》云：

“丘一成为‘敦丘’，再成为‘陶丘’，再成锐上为‘融丘’，三成为‘昆仑丘’。”郭璞《注》：“成，犹重也。《周礼》曰：‘为坛三成’。”现在说的“层”，也就是“成”的音转。西北高原的居民往往因其层数分为头道原、二道原、三道原，也即是昆仑三成之意。《海经》里又说“昆仑之虚”，“虚”为“丘”的繁文，正如“吴”字也可写作“虞”。天有九野，见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，所以说陆吾“司天之九部”。“时”，郝《疏》疑当读为“峙”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：“自古以雍州积高，神明之隩，故立峙郊上帝”，可见峙是上帝的神宫。上帝的都城虽好，但也有食人的土螭，螫死动植物的大蜂。《楚辞·招魂》云：

“魂兮归来，君无上天些！虎豹九关，啄害下人些。……豺狼从（纵）目，

往来侏侏些。悬人以媮，投之深渊些。”

这是说，上帝所在，不可随便让人闯进，所以守卫的凶猛动物特多。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又说：“菜之美者，昆仑之苹”，“蕡”即“苹”。河水东注的“无达”即《左传》僖公四年的“无棣”（“达”“棣”双声），是齐的北境。赤水注于汜天之水，《大荒南经》云：

“南海之中有汜天之山，赤水穷焉。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，舜与叔均之所葬焉。”

汜天之山虽不可知，而苍梧之野则可知，在今湖南宁远县，然则汜天之水当在今广西境，赤水很有为今长江的可能。泮水即《禹贡》的漾，漾为汉水的上游，出今陕西兰县北的蟠冢山，和昆仑是联不起来的。《大荒南经》云：

“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殄涂之山，青水穷焉。”

“殄涂”当即“丑涂”，那么“青水”似即“泮水”。至于黑水，则是一个谜。

为了《山经》的昆仑不够热闹，所以《海经》起来补足这缺陷。《海内西经》说：

“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，帝之下都。昆仑之虚方八百里，高万仞。上有木禾，长五寻，大五围。面有九井，以玉为槛。面有九门，门有开明兽守之。百神之所在，在八隅之巖，赤水之际；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巖。”

在这段里，把昆仑的面积和高度都确定了。仞，有的说四尺，有的说七尺，有的说八尺。即以八尺计，万仞是八千丈。一百八十丈为一里，计得四十四里半。《西山经》说太华之山五千仞，昆仑比它高出了一倍。寻，是八尺。木禾五寻，即是四丈。这都城每面有九口井，井水最美（见《吕氏春秋》）；因为产玉多，所以井阑也是玉制的。城的每一面是九座门，每一门有人面九头的开明兽守着。百神都在里边，所以别人不能去，只有仁羿才容许上冈。“仁羿”，孙诒让《札逢》卷三云：

“‘仁’，当作‘厓’，其读当为‘夷’。《说文·人部》：仁，古文作厓，从尸。邱光庭《兼明书》引《尚书》古文，“嵎夷”“岛夷”字皆作“厓”，今文皆作‘夷’，是‘仁’‘夷’两字古文正同，故传写易误。”

照这说法，是为本为“夷羿”而后来转变作“仁羿”的。但此说未必然，详下文。

提到羿，我们在昆仑区中必得讲讲他的故事。按《海外南经》说：

“岐舌国，……昆仑虚在其东，虚四方。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，羿射杀之，在昆仑虚东。羿持弓矢，凿齿持盾。”

可见这事是发生在昆仑区的。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云：“菜之美者，……寿木之华。”高《注》：“寿木，昆仑山上木也。华，实也。食其实者不死，故曰寿木。”恐“寿华之野”一名即由此而来。《海内经》说稷葬“灵寿实华”，亦即此义。《大荒南经》也把这个故事简略地提及：

“有人曰凿齿，羿杀之。”

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《淮南·本经》中说的详细：

“逮至尧之时，十日并出，焦禾稼，杀草木，而民无所食。猋纶、凿齿、九婴、大风、封豨、脩蛇皆为民害。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，杀九婴于凶水之上，缴大风于青丘之泽，上射十日而下杀猋纶，断脩蛇于洞庭，禽封豨于桑林。万民皆喜，置尧以为天子。于是天下广狭、险易、远近始有道里。”

可见古代是一个最可怕的时代，那时不知有多少鸷禽猛兽毒害人民。高《注》道：

“猋纶，兽名也，状若龙首。或曰：似狸，善走而食人，在西方。凿齿，兽名，齿长三尺，其长如凿，下彻颌下，而持戈盾。九婴，水火之怪，为人害。大风，风伯也，能坏人屋舍。封豨，大豕，楚人谓豕为豨也。脩蛇，大蛇，吞象三年而出其骨。”

高诱此文当是据了《山海图》作解，使我们知道凿齿是齿长三尺的怪物。猋纶，即《山海经》的夔夔。《海内经》云：

“夔夔龙首，是食人。”

又《海内南经》云：

“巴蛇食象，三岁而出其骨。”

这都是高《注》所本。他说大风为风伯，恐未必然。古“风”“凤”同字，大风当为大凤，正如大鹏之类，飞得低时就会撞坏人家的屋舍。羿把它们都射杀了。因为他有这样的功，所以《淮南·汜论》说：

“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。”

这“宗布”之神的专职当是替人民除害。我想：“仁羿”一名恐即由此而来，“仁”原是形容词，正如称禹为“神禹”。后来则因相同的字体而改为“夷羿”，就读作“夷”了。

《海内西经》又说：

“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，西南注南海，厌火东。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，西南又入勃海，又出海外，即西而北，入禹所导积石。洋水、黑水出西北隅以东，东行，又东北，南入海，羽民南。弱水、青水出西南隅以东，又北，又西南，过毕方鸟东。昆仑东渊深三百仞。”

这是讲昆仑四隅的水道。《山经》里只说河、赤、洋、黑四水，这里除增加弱、青二水外，又多出一个东渊。按《海内北经》云：

“从极之渊深三百仞，维冰夷恒都焉。……（一曰“中极之渊”）。”

这个渊和东渊一样深，又是河伯冰夷所都，东渊在东，也正是河水流出的方向，所以我们可以断说东渊的正名应为从极之渊。又这里所叙诸川的流向也和《山经》不同。《山经》里，河水南流东注，赤水东南流，洋水西南流，黑水西流。到了这经，却是河北行又西南流，赤水东北流又西南流，洋水和黑水都是东行又东北流而南，方向恰恰相反。是不是作者把这幅图画颠倒看了呢？这是一个该注意的问题。又《海外西经》这条，说赤水“注南海，厌火东”，洋水、黑水“南入海，羽民南”，弱水、青水“过毕方

鸟东”，那是因为《海外南经》里有羽民国、厌火国、毕方鸟，为了表示这五条水都流向南海，所以这样说。

《海内西经》续道：

“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，皆人面，东向立昆仑上。开明西有凤皇、鸾鸟，皆戴蛇，践蛇，膺有赤蛇。开明北有视肉、珠树、文玉树、玕琪树、不死树；凤皇、鸾鸟皆戴戴；又有离朱、木禾、柏树、甘水、圣木、曼兑。开明东有巫彭、巫抵、巫阳、巫履、巫凡、巫相，夹窆窆之尸，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，——窆窆者，蛇身，人面，贰负臣所杀也；服常树，其上有三头人，司琅玕树。开明南有树鸟、六首蛟、蝮蛇、雌豹、鸟秩树、于表池树木、涌鸟、鹍、视肉。”

这昆仑城门外的东西怎么多呀！珠、文玉、玕琪、琅玕都是树上生出来的。有不死树，只要吃到这果子就可以不死。视肉，郭《注》：“聚肉形如牛肝，有两目也；食之无尽，寻复更生如故。”离朱，郭《注》误与下文的“木”字连读，然云“今图作赤鸟”，可知是鸟名。木禾，是高大的禾，见《淮南·地形》。雌豹，郭《注》：“猕猴类”。鹍，郭《注》：“鹏也”。甘水，郭《注》：“即醴泉也”。按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：

“《禹本纪》言河出昆仑，……其上有醴泉、瑶池。”

《禹本纪》是和《山海经》性质相同的读物，今已亡佚。它所说的瑶池已见《山海经》的槐江山，醴泉又见于此，可见这两书的密合。

至于巫的集团，此处提了六人，《大荒西经》又提十人：

“大荒之中，有山名丰沮玉门，日月所入。有灵山，巫咸、巫即、巫盼、巫彭、巫姑、巫真、巫礼、巫抵、巫谢、巫罗，十巫从此升降。”

拿来比较，巫彭、巫抵两经俱有，巫礼疑即巫履，不同名的有十三人。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咸、彭、阳三巫。《淮南·地形》云：

“轩辕丘在西方。巫咸在其北方，立登保之山。”

《海外西经》云：

“巫咸国，……右手操青蛇，左手操赤蛇，在登葆山，群巫所从上下也。”

可见巫咸是巫中的领袖，所以能自成为一国。《吕氏春秋·勿躬》云：

“巫彭作医。巫咸作筮。”

医和筮是巫的基本工作而为这两人所创作，这便是他们获得最高的社会地位的缘故。秦惠文王《诅楚文》云：

“有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……告于丕显大神巫咸，以医楚王熊相之多罪。昔我君穆公及楚成王实戮力同心，……袵以齐盟，……亲即丕显大神巫咸而质焉。今楚王熊相庸回无道，……不畏皇天上帝及丕显大神巫咸之光烈威神，而兼倍十八世之诅盟，率诸侯之兵以临加我。……”

为了楚王伐秦，秦王在大神面前祷告，而所举的大神只有两个，一个是皇天上帝，一

个是巫咸，这更可见那时巫咸地位的崇高。又《楚辞·招魂》云：

“帝告巫阳曰：‘有人在下，我欲辅之。魂魄离散，汝筮予之！’巫阳……乃下招。”

这又可见巫阳本领的伟大，可以“生死人而肉白骨”。这些材料使我们知道，凡是病人要医，死人要招魂，作事要卜筮，国家要保护，全是巫的职司。昆仑上既有不死树，可以制造不死药，所以他们施行复活的手术是不难的了，像夔窳正是一例。夔窳在《淮南》里是羿所杀的恶兽，但在这里则是给贰负臣所杀。《海内西经》又有一条：

“贰负之臣曰危危，与贰负杀夔窳。帝乃梏之疏属之山，桎其右足，反缚两手与发，系之山上木，在开题西北。”

这和钦鴆等杀葆江的故事一般，全是报私仇，所以同样受到上帝的责罚。上帝的国里也常常起内乱呢！

《海内西经》的昆仑部分已疏释完毕，我们再看《大荒西经》的昆仑：

“西海之南，流沙之滨，赤水之后，黑水之前，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。有神人面，虎身，有文，有尾皆白，处之。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。其外有炎火之山，投物辄然。有人戴胜，虎齿，有豹尾，穴处，名曰西王母。此山万物尽有。”

这文中所说的人面虎身的神，即是《山经》里的陆吾。弱水在《海内西经》里本是昆仑西南的大川，到这里变为环绕昆仑的渊了。这个渊同《海内西经》里的“昆仑东渊”有没有关系呢？炎火之山，以前未见。槐江山上“南望昆仑，其光熊熊，其气魂魂”，是不是因此而说昆仑外有炎火山呢？昆仑之西，长留山上的神魄氏是主反景的，渤海的神红光是司日入的，夕阳的颜色火一般红，又是不是因此而说昆仑外有炎火山呢？在《山经》里，西王母在昆仑丘西一千一百余里，到了这经，似乎西王母就住在昆仑丘了。对于这个问题，郭璞《注》道：“王母亦自有离宫别馆，不专住一山也。”陶潜诗云：“灵化无穷已，馆宇非一山”，即因郭说。

《山海经》中的昆仑材料尽在于此，然而还嫌不够，因为我们读《楚辞》，增城呢，阆风呢，白水呢，这些昆仑上的地名全未看见，可见还有应当补足之处。恰好《淮南子》里有一篇《地形》，也是依据了《山海图》而写的，正好弥补这个缺漏。淮南王刘安即位于汉文帝十六年（公元前一六四年），死于武帝元狩元年（公元前一二二年），在位四十三年。他的时代上距战国不远，汉代的学术正统尚未造成，所以他的书里会保存许多正统学术以外的材料。《地形》里说：

“凡鸿水渊藪，自三〔百〕仞以上，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〔里〕有九〔渊〕。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，掘昆仑虚以下〔地〕〔池〕。”

这段文字本极难解。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依据《广雅》，删去“百”、“里”、“渊”三字，然后可通。那时的传说，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大地上积水的渊藪，浅的不算，自三仞以上的共有二亿三万余处之多。禹用息土去填塞，结果，不但平了洪水，而且日益加高，崛

起了很多名山。末了一个“地”字，高《注》：“‘地’一作‘池’”，分明即是相柳的故事。

《地形》接着说：

“中有增城九重，其高万一千里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。上有木禾，其修五寻。珠树、玉树、璇树、不死树在其西。沙棠、琅玕在其东。绛树在其南。碧树、瑶树在其北。旁有四百四十门，门间四里。〔里间〕（门）九纯，纯丈五尺。旁有九井。玉横（受不死药），维其西北之隅。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。”

这一段所讲的昆仑城阙，和《海内西经》大致相似，但亦很有不同之点。第一，那书说“高万仞”，这里说“高万一千里”，相差至二百四十七倍。第二，那书说“面有九门”，四面为三十六门，这里说“有四百四十门”，又放大了十二倍。似乎《淮南》后出，更为夸大。但这夸大的责任也不该由《淮南》独负。例如《禹本纪》上说“昆仑，其高二千五百余里”，比《海内西经》已扩展到五十六倍。“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”，俞樾《诸子平议》以为是城的厚度。“里间九纯”一语，俞樾也指出其误，云：

“‘门间四里’，言每门相距之数也。‘里间九纯’，义不可通。疑本作‘门九纯’，言门之广也。‘门’误为‘间’，后人遂妄加‘里’字耳。”

据《淮南》，一纯为一丈五尺，每门广九纯即十三丈五尺。门与门间相距四里，共有四百四十门，即是这个城的周围有一千七百六十里，面积为十九万三千六百方里，真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大城。“玉横”下，刘文典《集解》云：

“《御览》七五六引作‘旁有九井，玉横受不死药’，又引《注》曰：‘横，或作彭，器名也’。今高《注》亦云：‘彭，受不死药器也’。疑‘玉横’下旧有‘受不死药’四字，而今本脱之。”

昆仑中的不死意味真浓重，恐怕在他们的意想中，黄帝和众帝众神所以能长生久视，还是全靠这不死药哩！

《地形》又说：

“倾宫、旋室、县圃、凉风、樊桐在昆仑闾阖之中，是其疏圃。疏圃之池，浸之黄水。黄水三周复其原，是为〔丹〕（白）水，饮之不死。……昆仑之丘，或上倍之，是为凉风之山，登之而不死。或上倍之，是谓悬圃，登之乃灵，能使风雨。或上倍之，乃维上天，登之乃神，是谓太帝之居。”

这些都是昆仑城中的大建筑。《淮南·原道》云：

“昔者冯夷、大丙之御也，乘〔云〕（雷）车，入云軿，……蹈腾昆仑，排闾阖，沦天门。”

高《注》：“闾阖，始升天之门也。”进了天门就见疏圃，疏圃里有一个池塘浸着黄水，黄水转了三次，变了颜色，喝着就可不死。“丹水”，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九之四说：

“‘丹水’，本作‘白水’，此后人妄改也。……《离骚》：‘朝吾将济于白水兮’，王《注》曰：‘《淮南》言白水出昆仑之原，饮之不死。’《御览·地部》二十四亦云，

‘《淮南子》曰：白水出昆仑之原，饮之不死。’则旧本皆作‘白水’明矣。”

白水，即黄河^①。昆仑中树有不死，药有不死，水亦有不死，不死的方法真太多了！悬圃和凉风，前虽平列，后面便分了高低。《水经注》卷一引《昆仑说》云：

“昆仑之山三级：下曰樊桐，一名板桐；二曰玄圃，一名闾风；上曰层城，一名天庭，是为太帝之居。”

“玄圃”即“悬圃”，“闾风”即“凉风”，“层城”即“增城”。《地形》的凉风在悬圃上，这里却归在一级。“或上倍之”，高《注》云：“假令高万里，倍之二万里”。孙诒让以为不然，他说：

“‘倍’之为言乘也，登也。‘或’者，又也。‘或上倍之’，谓又登其上也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云：‘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’。此‘倍’与《庄子》之‘培’义正同。”^②

昆仑凡三层，走上第一层的可以不死，走上第二层的便有呼风唤雨的神通，等到走上第三层时马上就成了神了，这多么痛快！昆仑的山分为三级，往来昆仑的人也分为三级，又是多么有秩序！只要一个人不怕艰苦，不给守卫的猛兽吃掉，尽力向上层攀跻，他就能直接由人变神，和太帝住在一块。太帝是谁，我以为就是黄帝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记汉武帝令公卿们议郊祀乐，他们答道：

“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，悲。帝禁不止，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。”

这件事在《世本》上则为：

“庖羲氏作五十弦；黄帝使素女鼓瑟，悲不自胜，乃损为二十五弦。”^③

王嘉《拾遗记》也说：

“黄帝使素女鼓庖羲之瑟，满席悲不能已；后破为七尺二寸，二十五弦。”

因为黄帝在许多上帝中处于领袖的地位，所以称为泰帝。“泰”与“太”是一字。《庄子》和《穆天子传》都说昆仑上有“黄帝之宫”，所以增城的最高处为“太帝之居”。

《地形》又说：

“河水出昆仑东北陬，贯渤海，入禹所导积石山。赤水出其东南陬，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。〔赤水之东〕弱水出〔自穷石，至于合黎，余波入于流沙〕（其西南陬），绝流沙南至南海。洋水出其西北陬，入于南海羽民之南。凡四水者，帝之神泉，以和百药，以润万物。”

《山经》说的昆仑四水是河、赤、洋、黑；这里也是四水，但去了黑水而加进弱水。可是弱水数句有误文。《读书杂志》九之四录王引之说云：

“昆仑四隅为四水所出，说本《海内西经》。上文言‘东北陬’、‘东南陬’，下

① 顾颉刚：《邹衍及其后继者的世界观》，《中国古代史论丛》一九八一年第一辑。

② 《礼记》卷七。

③ 《尔雅·释乐》疏引。

文又言‘西北陬’，无独缺‘西南陬’之理。此处原文当作‘弱水出其西南陬，绝流沙南至南海’。其‘弱水出穷石，入于流沙’当在下文‘江出岷山’诸条间。……盖弱水本出穷石，而《海内西经》言出昆仑西南陬，故两存其说。（此文言‘河出昆仑东北陬’，下文又言‘河出积石’，亦是两存其说。）后人病其不合，则从而合并之，于是取下文之‘弱水出穷石，入于流沙’……移置于此处，而删去‘弱水出其西南陬’七字，又妄加‘赤水之东’四字，‘至于合黎，余波’六字，而《淮南》原文遂错乱不可复识矣。”

自从有了这个考订而后，知《地形》的作者原把这四条川严格地分配在昆仑四隅，与《海内西经》大致相同。这四条川的水都是可以药的，昆仑的全部事物笼罩在“不死”观念的下面。

《地形》是昆仑记载中最有组织的一篇。它先说昆仑与洪水的关系，继说四条大川四周的景物，次说增城里面的宫廷和苑囿，又次说四条大川的方向及其作用。这样的条理远在《山海经》之上，淮南王的一班宾客毕竟有高才！

《山海经》和《淮南子》里有关昆仑的记载叙述完了，我们试来综合一下：

在中国的西面，有一座极高极大的神山，叫做昆仑，这是上帝的地面上的都城，远远望去有耀眼的光焰。走到跟前，有四条至六条大川湍湍盘绕，浩瀚奔腾，向四方流去。山上有好多位上帝和神，其中最尊贵的是黄帝，他住在昆仑的最高层。这个城叫做增城，城里有倾宫、旋室等最精美的建筑，城墙上开着很多门，城外又浚了很多井。每一个城门都有人面九头的开明兽守着，还有猛鸷的鸟兽虫豸，因此能上去的人是不多的，指得出来的只有羿和群巫。山上万物尽有，尤其多的是玉，处处的树上结着，许多器物都是用玉制的。又有好多奇怪的动植物：动物像三个头的琅玕树神，六个头的蛟，九个头的开明；植物像四丈高的木禾，吃了不溺死的沙棠，以及结珠玉、结绛碧、结不死果的树木。不死，是昆仑上最大的要求，他们采集神奇的草木，用了疏圃的池水和四大川的神泉，制成不死的药剂。凡是有不当死而死的人，就令群巫用药把他救活。这真是一个雄伟的、美丽的、生活上最能满足的所在，哪能不使人心向往之！

（丙） 昆仑区西部

由昆仑往西，《西次三经》续说：

“又西三百七十里曰乐游之山。桃水出焉，西流注于稷泽。是多白玉。……”

“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。二百里，至于羸母之山。神长乘司之，是天之九德也，其神状如人而豹尾。其上多玉；其下多青石而无水。”

这里说到流沙，《海内西经》有一段材料可以比勘：

“流沙出钟山，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，西南入海黑水之山。”

可见自钟山起，经过昆仑，西至嬴母山，都是沙漠区域。西北的沙漠太多了，该是哪里呢？自此到了西王母所在：

“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，是西王母所居也。西王母其状如人，豹尾虎齿而善啸，蓬发，戴胜，是司天之厉及五残。……”

取此文和《大荒西经》所说西王母的形状和生活一比较，这里多了“司天之厉及五残”，那边多了“穴居”。郭《注》：“主知灾厉及五刑残杀之气”，可见这是一个凶神。郝《疏》说：

“厉及五残皆星名也。……《月令》云：‘季春之月……命国雉’，郑《注》云：‘此月之中，日行历昴，昴有大陵积尸之气，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。’是大陵主厉鬼，昴为西方宿，故西王母司之也。五残者，《史记·天官书》云：‘五残星出正东，东方之野，其星状类辰星，去地可六七丈。’《正义》云：‘五残一名五锋，……见则五谷毁败之征，大臣诛亡之象。’西王母主刑杀，故又司此也。”

趋吉避凶是巫的专职，西王母的深入人心无疑是出于巫的宣传。《海内北经》又说：

“西王母梯几而戴胜，杖。其南有三青鸟，为西王母取食。在昆仑虚北。”

郭《注》：“梯，谓冯也。”西王母凭了几，拄了杖，该是年老了。三青鸟，照《海内北经》说，是为西王母取食的，但到了《山经》里，则西王母所在的玉山和三青鸟所在的三危山相去一千七百八十里，要它们给使供食真不便哩！陶潜《读山海经诗》云：

“翩翩三青鸟，毛色奇可怜，朝为王母使，暮归三危山。”

似已见到了这一点。又《大荒西经》道：

“西有王母之山。有沃之国，沃民是处沃之野。……有三青鸟，赤首黑目，一名曰大鷖，一名曰少鷖，一名曰青鸟。”

这是把三头鸟的个别名称都写出了，而三鸟所处则在沃国之野。这是又一种说法。

关于西王母的故事还有一个。《淮南·览冥》云：

“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，姮娥窃以奔月，怅然有丧，无以续之。何则？不知不死之药所由生也。”

高《注》：“姮娥，羿妻。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，未及服之；姮娥盗食之，奔入月中为月精也。”想不到这位特许上昆仑的仁羿想请些不死之药，乃不向黄帝而向西王母；待到他的太太偷服之后，他就再也得不到这种药了！于是我们可以知道，在传说中，这不死之药不单昆仑有，西王母处也有。

从玉山再向西去，又到了黄帝所在。《西次三经》说：

“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。洵水出焉，南流注于黑水。其中多丹粟，多青雄黄。”

这轩辕丘是黄帝居家所在。《大戴礼记·帝系》道：

“黄帝居轩辕之丘，娶于西陵氏之子，谓之嫫祖氏。”

由是他传子生孙了。《帝系》道：

“黄帝产昌意。昌意产高阳，是为帝颛顼。”

可是《海内经》中多出一代，它道：

“黄帝娶雷祖，生昌意。昌意降处若水，生韩流。韩流攮首，谨耳，人面，豕喙，麟角，渠股，豚止；取淖子曰阿女，生帝颛顼。”

“雷祖”即“嫫祖”，“淖”即“蜀”，俱同音通假。若水今名鸭龙江，在蜀，故《帝系》又道：“昌意娶于蜀山氏。”又《淮南·天文》道：“轩辕者，帝妃之舍也。”这虽讲的轩辕星，然而说是“帝妃之舍”，意义也正与轩辕丘合。因为黄帝家居轩辕丘，所以后人就称他为轩辕。《大戴·五帝德》道：

“黄帝，少典氏之子也，曰轩辕。”

昆仑东首的崆山是黄帝取玉荣的地方，昆仑上是黄帝的宫，这西边的轩辕丘又是他的帝妃之舍，黄帝和昆仑区的关系多么密切呀！为有这种情形，所以我敢说：黄帝是这一区的主神。

关于轩辕丘，《海外西经》又有两条：

“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，其不寿者八百岁；……人面蛇身，尾交首上。”

“穷山在其北，不敢西射，畏轩辕之丘。在轩辕国北。其丘方，四蛇相绕。”所谓穷山，即是槐江山上望见的有穷鬼所居的恒山。又《大荒西经》也有类似的两条：

“有轩辕之台。射羿不敢西向射，畏轩辕之台。”

“有轩辕之国，江山之南栖为吉，不寿者乃八百岁。”

轩辕国的人所以这般的长寿，想来是为取到不死药的方便吧？

“又西三百里曰积石之山。其下有石门，河水冒以西流。是山也，万物无不有焉。”

积石山，看这字面就知道是用石块堆起来的。谁堆的？是禹。所以《海外北经》有一条：

“禹所积石之山在其东，河水所入。”

《大荒北经》也有一条：

“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先槛大逢之山，河、济所入，海北注焉。其西有山，名曰禹所积石。”

这两条都称山名为“禹所积石”，可见这是禹治水时的大工程之一。河水发源昆仑而流经积石，在《山海经》里该是无疑的事。

郭《注》（毕沅以为后人所附）云：

“《水经》引《山海经》云：积石山在邓林山东，河水所入也。”^①

① 《西次三经》。

这句话来得突兀，现在《山海经》既无此文，即《水经》亦无此文，可见注文的错误。但邢子才说：“误书思之，亦是一适”，我凭了这一句话竟想通了一件事。《海外北经》云：

“夸父与日逐，走入日，渴欲得饮，饮于河、渭；河、渭不足，北饮大泽。

未至，道渴而死；弃其杖，化为邓林。”

这邓林一名很怪。《淮南·兵略》：“昔者楚人……垣之以邓林”，高诱《注》：“邓林，沔水上险。”因为今河南西南部原有邓国，后灭于楚，所以邓林应当是楚地。毕《注》：“邓林，即桃林也，‘邓’‘桃’音相近。”这说也很合理，桃林在函谷关一带，离河、渭均近。《中次六经》说：

“夸父之山，……其北有林焉，名曰桃林，是广员三百里，其中多马。湖水出焉，而北流注于河。”

这更说明了夸父与桃林的关系。据《水经注》，其地在今河南灵宝县，原可无疑。但既得了这条郭《注》，想起《海内北经》里有一条，说：

“昆仑虚南所有汜林，方三百里。”^①

《海外北经》里也有一条，说：

“范林方三百里，在三桑东，州环其下。”

恐怕“汜林”在先，“桃林”和“邓林”在后，是昆仑故事东向发展的结果。积石在昆仑西，汜林在昆仑南，他渴得把黄河水喝干，当然走到昆仑的河源了；还不够，想北饮大泽。大泽在哪里？《海内西经》云：

“大泽方百里，群鸟所生及所解，在雁门北。”

这里虽放在雁门北，可是《穆天子传》把“群鸟解羽”的大旷原放在最西北，比西王母还远。夸父没有跑到大泽就死了，所以把汜林安置在昆仑的西面实在最对。有了这一发见，才知道夸父的故事也是出于昆仑区的。

“又西二百里曰长留之山。其神白帝，少昊居之。其兽皆文尾，其鸟皆文首，是多文玉石。实惟员神颺氏之宫。是神也，主司反景。”

这是快到西方尽头处了，所以有神司反景。郭《注》：“日西入则景反东照，主司察之。”所以称他为员神，正为太阳是圆的。至于“白帝、少昊”及下文的“蓐收”，恐是汉人根据了那时五行说的正统排列法插进去的；如为固有，想总要描写几句，不该如此的寂寞。

“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。无草木，多瑤碧。……

又西三百里曰阴山。浊浴之水出焉，而南流注于蕃泽。其中多文贝。……

又西二百里曰符惕之山。其上多椶櫚，下多金玉。神江疑居之。是山也，多

① 《海内南经》同，惟无“昆仑虚南所有”六字。

怪雨，风云之所出也。

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。三青鸟居之。是山也，广员百里。”

三危山至此才见，已远在昆仑的西边，而郑玄注《尚书》乃说：

“《河图》及《地说》云：三危山在鸟鼠西，南与〔岐〕（岷）山相连。”^①

这一移移到了甘肃渭源县，又觉得太近了。为什么这样？我猜想：当时所谓西方边境，有中国的西边，有塞外的西边。中国的西边应以秦长城为界限。秦城起自临洮（今岷县），经鸟鼠山，所以鸟鼠也可以看作极边。试看《西次四经》：

“……鸟鼠同穴之山……渭水出焉，而东流注于河。……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。……”

崦嵫在传说中是太阳没落的地方，然而只离鸟鼠三百六十里，岂非把鸟鼠看得太远，推到了极西头！这当然是用内地人的眼光去看的。画图作经的人，他们的地理知识本极有限，中国西边和塞外西边杂在一起，分辨不清，所以原来在鸟鼠西的三危山会忽地远移到昆仑西了。

三危山上有一个大故事，而不曾见于《山海经》的，是窜放三苗在那里。《尚书·尧典》说：

“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，窜三苗于三危，殛鲧于羽山；四罪而天下咸服。”

《禹贡》的《雍州章》也说：

“三危既宅，三苗丕叙。”

足见三苗本不住在三危，因为犯了罪，强迫迁过去的。他们犯罪的原因，《尚书·吕刑》里说的详细：

“若古有训：蚩尤惟始作乱，延及于平民，罔不寇贼，鸱义奸宄，夺攘矫虔。苗民弗用灵，制以刑，惟作五虐之刑曰法，杀戮无辜，爰始淫为劓、刵、椽、黥。……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，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，刑发闻惟腥。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，报虐以威，遏绝苗民，无世在下。”

这一段故事是讲自从蚩尤创造兵器作乱之后，苗民也感染了他的乱杀乱斫的作风，造出刑法，称为“五虐之刑”，最重的是死刑（杀戮），其次是割鼻子（劓）、割耳朵（刵）、割生殖器（椽）、刺字（黥）四种肉刑。人民受害而死的都到上帝那边去告状，上帝（皇帝）看苗民这般血腥气，又哀怜死的人无罪，于是就消灭苗民的生命，使他们不能再统治这世界。所谓“遏绝苗民”，恐即指苗民里的执政者而言；其余的帮凶分子便如《尧典》、《禹贡》所说，充发到三危山去了。《山海经》里说三苗的有《海外南经》一条：

“三苗国在赤水东，其为人相随（一曰三毛国）。”

^① 《史记·夏本纪》《集解》引。

说苗民的有《大荒北经》一条：

“西北海外，黑水之北，有人有翼，名曰苗民。颡项生驩头；驩头生苗民。苗民，厘姓，食肉。”

这一在“海外南”，一在“大荒北”，隔得太远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在南的为其故居，在北的乃其新迁的地方？不过这所谓南北并不太一定，《海外南经》是由西而东的，三苗国的东面却是昆仑虚，可见三苗在昆仑西，正与三危一样。《大荒经》说苗民是颡项的孙子，驩头的儿子。这驩头恐即《尧典》里放于崇山的驩兜。《山海经》中说到驩头的很有几条。《海外南经》说：

“驩头国……其为人人面，有翼，鸟喙，方捕鱼（或曰“驩朱国”）。”

“朱”与“头”同属舌头音，故可通假。驩头有翼，故其子苗民亦有翼。郭《注》云：

“驩兜，尧臣，有罪，自投南海而死。帝怜之，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。画亦似仙人也。”

这话不知他根据的什么书。所谓“画”，即指《山海图》。又《大荒南经》道：

“大荒之中，有人名曰驩头。鲧妻士敬，士敬子曰炎融，生驩头。驩头人面，鸟喙，有翼，食海中鱼，杖翼而行，惟宜芑、芑、糗、杨是食。有驩头之国。”

他虽有翅膀而不能飞，只帮助他爬行。芑、芑、糗都是黍类。他吃的是鱼和黍，不像苗民专吃肉。同是《大荒经》，《北经》说驩头为颡项子，《南经》说驩头为炎融子，令人摸不清他们的世系。如果他们真是颡项的子孙，那么，黄帝是颡项之祖，我们据了《北经》说，则他遏绝苗民是自杀其四世孙了；如据《南经》说，驩头为鲧孙，而鲧据《帝系》为颡项子，是黄帝自杀其六世孙了。（《吕刑》的“皇帝”，即黄帝。杨宽《中国上古史导论》云：“‘黄’‘皇’古本通用，如《晋语》‘苗芑黄’，《左传》作‘苗芑皇’；《王会》‘吉黄之乘’，《说文》作‘吉皇之乘’，是其证。”）这可见《尧典》的“四罪”和《吕刑》的“遏绝”即是从昆仑区的神话转过去的，惟其在那边已有这很活跃的神话人物，所以一眨眼就成了中国的古史人物。其实在那边，这种故事也不过同钦馮杀葆江一样；只因中国的古史学家或取或舍，遂判别了热闹与寂寞而已。

“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騫山。其上多玉而无石。神耆童居之，其音常如钟磬。”郭《注》：

“耆童，老童，颡项之子。”

按《说文》老部：“耆，老也，从老省，旨声。”这字老义而旨声，故去掉声符即是老字。郭璞以为即老童，按《大荒西经》云：

“有嵒山，其上有人，号曰太子长琴。颡项生老童；老童生祝融；祝融生太子长琴，是处嵒山，始作乐风。”

老童的孙太子长琴是“始作乐风”的，这里騫山的神耆童也是“其音常如钟磬”，可见这一家是音乐世家。晋嵇康《琴赋》用了这个故事入文，说：

“情舒放而远览，接轩辕之遗音。慕老童于骊隅，钦泰容之高吟。”^①

他就直称骊山之神为老童了。提到老童和祝融还有更重大的事。《大荒西经》道：

“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日月山，天枢也。……颛顼生老童；老童生重及黎。帝令重献上天，令黎印下地。下地是生噎，处于西极，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。”

颛顼为黄帝孙，则照这里所说，重和黎为黄帝四世孙，噎为五世孙。自从共工与颛顼争为帝，碰折了天柱，日月星辰都移到西北，经重、黎上天下地，把宇宙重新整理了一下；黎子噎又住在西极，使日月星辰运行的度数次舍上了轨道；这岂非天上人间最伟大的工作。但《海内经》里有一段，与此颇有异同，文云：

“炎帝之妻——赤水之子听沃——生炎居。炎居生节竝。节竝生戏器。戏器生祝融。祝融降处于江水，生共工。共工生术器，术器首方颠，是复土壤，以处江水，生共工。共工生后土。后土生噎鸣。噎鸣生岁十有二。”

这位噎鸣无疑即是噎，不但名噎相同，而且日月星辰的运行的是成岁，这里也说他生了十二个岁。岁星（即木星）十二年一周天，《尔雅·释天》记出它所在十二次的名字：

“太岁在寅曰摄提格，在卯曰卑閼，在辰曰执徐，在巳曰大荒落，在午曰敦牂，在未曰协洽，在申曰涒滩，在酉曰作噩，在戌曰阉茂，在亥曰大渊献，在子曰困敦，在丑曰赤奋若。”

《淮南·天文》及《史记·天官书》说的也都同。可见噎鸣生十二岁，与羲和生十日、常仪生十二月一样，都是定出一个自然界的秩序来。不过在《大荒西经》里，祝融和噎均归入黄帝一系，而到了《海内经》，祝融竟变成炎帝的四世孙，噎鸣也成了炎帝的七世孙。这家谱的改变，恐怕含有不同种族的抢夺祖先的要求吧？又《大荒西经》云：

“有互人之国，人面，鱼身。炎帝之孙名曰灵恕。灵恕生互人，是能上下于天。”^②

这事和重上天黎下地有些相像，又同为炎帝子孙，不知道是不是一件事。

祝融和重、黎，经典的材料很多，早成为经学里的一个重大问题。这文中不便细说，只粗略地介绍一下：先谈他们的世系。《大戴·帝系》云：

“颛顼娶于滕隍氏，滕隍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，产老童。老童娶于竭水氏，竭水氏之子谓之高纳氏，产重、黎及昊回。昊回氏产陆终。陆终氏娶于鬼方氏，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隰氏，产六子，孕而不粥，三年启其左胁，六人出焉。”

这六子即是彭、邠、邾、楚等国的祖先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说：

“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。……高阳生称。称生卷章。卷章生重黎。重黎

① 《文选》卷十八。

② “互”即“氏”，说见顾颉刚：《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——羌族》，《社会科学战线》一九八〇年第一期。

为帝馨高辛居火正，甚有功，能光融天下，帝馨命曰‘祝融’。共工氏作乱，帝馨使重黎诛之而不尽，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，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，复居火正为祝融。吴回生陆终。陆终有子六人，坼剖而产焉。”

拿这段文字比较《帝系》及《山海经》，就可以看出不同的几点：（1）卷章这人，据《集解》引谯周说，即是老童的形讹，这说很对。《帝系》说颛顼生老童，和《大荒西经》一样，而《楚世家》则颛顼老童之间别有称的一代，不知其何自来。（2）《大荒西经》和《海内经》都以祝融为人名，《楚世家》则以“祝融”为火正一官的徽号。（3）《大荒西经》以重、黎为两人，《帝系》中是一是二不可知，《楚世家》则定为一。又《帝系》和《楚世家》都说重黎之弟为吴回，吴回这人亦见于《大荒西经》，云：

“有人名曰吴回，奇左〔是无右臂〕①。

再谈他们的事业。《尚书·吕刑》道：

“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，报虐以威，遏绝苗民，无世在下。乃命重、黎绝地天通，罔有降格。”

关于这个故事，《国语·楚语》下解释云：

“九黎乱德，民神杂糅，不可方物；夫人作享，家为巫史。……烝享无度，民神同位。……颛顼受之，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，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，使复旧常，无相侵渎，是谓‘绝地天通’。”

本来神有神职，民有人事，各应守其本分；后来下界人民受了过度求福心理的支配，家家设祭请神，刻刻作非分的要求，弄得神和人狎成一体，不可分别，所以上帝作一次断然的处置，命重、黎遏绝地和天的交通，回复原来的法度。南正、火正两名，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引郭嵩焘说，讲得最好：

“太阳者南方，……南正者主明之义也。……天用莫如日；人用莫如火。司天属神者主日；司地属民者主火。南正向明以测日；火正顺时而改火。”②

重、黎惯于上天下地，所以能绝地天通；《楚语》所说已是把神话变做历史以后的解释，但这解释还是比较早的。《郑语》也说：

“夫黎为高辛氏火正，以淳耀敦大，天明地德，光照四海，故命之曰‘祝融’，其功大矣！……惟荆实有昭德，若周衰其必兴矣！”

楚祖祝融，祝融有绝地天通和昭显天地光明的大功，所以子孙发达。作这个预言的人还在秦未强盛的当儿，那时楚国最强，所以他断说楚必代周，想不到结果竟落了空。我们在这一节里，可以知道，楚国的祖先都是《山海经》里的西部人物，他们都具有其神话的背景。

“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。多金玉，有青雄黄。英水出焉，而西南流注于汤

① 毕校，此四字为“奇左”的解释，非本文。

② 《司马迁传》。

谷。有神鸟，其状如黄囊，赤如丹火，六足四翼，浑敦无面目，是识歌舞，实惟帝江也。”

天山之名见于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，云：

“(天汉二年)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，与右贤王战于天山。”

颜师古注：

“即祁连山也。匈奴谓天为祁连。”

可见祁连山是译音，天山是译义，都是一地。汤谷本是传说中太阳出来的地方，古籍中常见。如《海外东经》云：

“黑齿国，……下有汤谷。汤谷上有扶桑，十日所浴。”

《大荒东经》也说：

“大荒之中，……有谷曰温源谷。汤谷上有扶木，一日方至，一日方出，皆戴于乌。”

《楚辞·天问》说：

“出自汤谷，次于蒙汜，自明及晦，所行几里？”

又《大招》说：

“魂乎无东，汤谷寂寥只！”

《淮南·天文》也道：

“日出于汤谷，浴于咸池，拂于扶桑，是谓‘晨明’”。^①

因为太阳是最热的，所以它所出的谷，取“沸沸汤汤”之义称为汤谷。它落入的谷，《尧典》称为“昧谷”（一本作“柳谷”，柳从卯声，卯与昧同纽通假），《淮南·天文》称为“蒙谷”，这是因光线的昏暗而名的。其实落下的太阳本身还是滚烫，所以仍不妨称为汤谷。这里说“英水……西南流注于汤谷”，即是表明这条河已接近日落处了。亏得这里一见，使我们知道日出及日入之处都可以叫作汤谷的。

天山上有一个重要的故事，即是帝江。他称为帝，当然是上帝之一。他的样子是六足四翼的鸟，可见昆仑区中的上帝不必具备人形的。毕《注》云：

“江，读如鸿。”

这就看出《左传》文公十八年一段话的由来：

“昔帝鸿氏有不才子。掩义隐贼，好行凶德，丑类恶物，顽嚚不友，是与比周，天下之民谓之浑敦。”

这个“浑敦无面目”而“识歌舞”的帝江，分明即是“天下之民谓之浑敦”的帝鸿氏之不才子。这是很清楚的从神话变成的历史。贾逵、杜预都说：“帝鸿，黄帝”。实在，这位帝江既住在黄帝的区域里，尽有可能是黄帝的一族。又《庄子·应帝王》云：

① 见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《索隐》。今本作“汤谷”，乃唐以后人依《尚书·尧典》文改，实则《尧典》文本亦作“汤谷”。

“南海之帝为倏，北海之帝为忽，中央之帝为浑沌。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，浑沌待之甚善。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，曰：‘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，此独无有，尝试凿之！’日凿一窍。七日而浑沌死。”

“浑沌”，即“浑敦”。黄帝在五行学说上，因为土德黄，土居中央，所以为中央之帝。^①浑沌与黄帝一族，所以庄子也说他是“中央之帝”。《山经》只说他“无面目”而已，庄子则进一步说他没有“七窍”。可是“骖颈虽短，续之则忧”，他就牺牲在倏与忽的凿子下面了！

“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泐山。神蓐收居之。其上多婴短之玉，其阳多瑾瑜之玉，其阴多青雄黄。是山也，西望日之所入，其气员，神红光之所司也。”

西水行百里，至于翼望之山，无草木，多金玉。……”

以上昆仑区的西部，计有乐游、羸母、玉、轩辕、积石、长留、章莪、阴、符惕、三危、魏、天、泐、翼望十四山，途长四千二百三十里，比昆仑东部伸展了一倍多。方向一直是正西。故事较东部为少。

“凡《西次三经》之首，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，凡二十三山，六千七百四十四里。其神状皆羊身人面。其祠之礼，用一吉玉瘞，糝用稷米。”

“首”即篇。作者说这一篇里有“二十三山”，实际只有二十二山，大概他把乐游、羸母间的流沙也误算进去了。他说“六千七百四十四里”，实际只有六千六百四十里，如果不是他算错，也许多出的一百零四里是穿过昆仑山座的行程。《海内西经》说：“昆仑之虚方八百里”，即是说它一面长二百里。《山经》作者也许想得没有这么大，所以多算进百余里也就够了。“其神状皆羊身人面”，或者即是牧羊的氏、羌的象征。篇中的神不作这样，乃是举出几个特殊的。古时祭山或曰“旅”，或曰“望”，或曰“封”，每一国都有固定的祀典。“吉玉”，郭《注》：“玉加采色者也”。那时祭祀用璧，或沉于水，或埋于地。“糝”，毕《注》：“当为‘禘’。《说文》云：‘禘，祭具也’。”这也可见《山海经》本是一部巫师的书，所以它对于祭祀这般注重。

《山海经》中的昆仑区业已叙述完毕，其中的故事确实恢奇可喜，宫阙园囿更是极其伟大，但昆仑究竟在什么地方，那可不容易断说。《西次三经》中所见地名已有五十，加上他文所连及的便要近百，我们从这些地名里可以得出什么结果呢？女魃居于赤水的北面，使得那边雨量稀少，所以说昆仑在西北是不错的。但它究竟坐落在西北哪里，甘肃呢，青海呢，新疆呢？说甘肃也象，因为东北有伊克昭盟的沙漠，正北有阿拉善旗的沙漠，这正是《山海经》里的流沙。而且河水所经，也好作河伯冰夷的都城。张掖有弱水，玉门有黑水，岂不使祁连稳做了昆仑。说青海也象，因为黄河、长江现

^① 见《礼记·月令》及《史记·封禅书》等。

在都证明发源在那边，而长江可能就是赤水。柴达木的一大片沮洳地区正可作“自崆山至于锺山，其间尽泽”的解释。至于积石一山，从来又都说在甘、青交界间的。说新疆也象，没有地方比新疆出玉再多的了，而昆仑区中二十二山，写明出玉的已有崆山等十二山，尚有未写明的，例如锺山，《穆传》和《淮南》都说它是有名的出玉之地，甚至稷泽里也出，昆仑的树上也生。沙漠又不少，白龙堆咧，塔里木大戈壁咧，都可以指作流沙。所以拿现在的地理记载来看这昆仑区，甘肃、青海、新疆三省都有些象，但都不能完全象。这真是古人传给我们的难题，教我们怎样去解答？在这无可答复中我们勉强作的答复，便是：昆仑区的地理和人物都是从西北传进来的，这些人物是西北民族的想象力所构成，其地理则确实含有西北的实际背景。神话传说永远在变化和发展中，从远西北传到近西北时已起了很多变化，从近西北传到内地时，近西北的材料又加了进去了。《山海经》的作者只是把传到面前的神话传说作一次写定而已，至于材料的来源及其变化的次序他是不问的。

〔本文责任编辑：田居俭〕

作者来函更正

一

拙著《试论基诺族农村公社的特点》(见一九八一年《中国社会科学》第三期)一文中有关基诺山区面积推算有误。现据一九八一年八月景洪县农办用求面积的仪器在 1:10 万地图上测量，基诺山区东西最长直径为 33 公里，南北为 28 公里，面积为 597 平方公里。特予更正！

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王 军

二

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登载的《科学社会主义，还是农业社会主义》，其中的“总库容四亿立方米”(第三四页)，经查《国民经济统计提要》，应为“总库容四千亿立方米”，这是由于我的粗心造成的。建议更正，并向指出这一差错的范益民同志致谢！

薛 辛